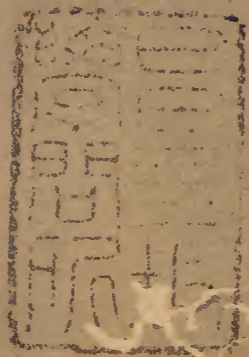


寄園寄所寄

十一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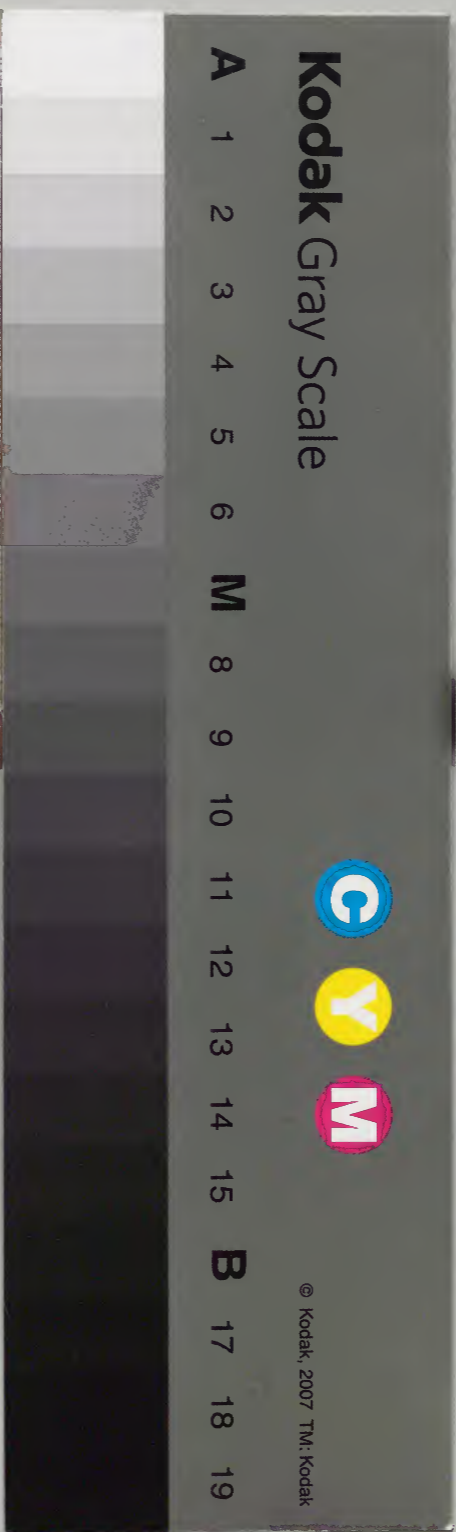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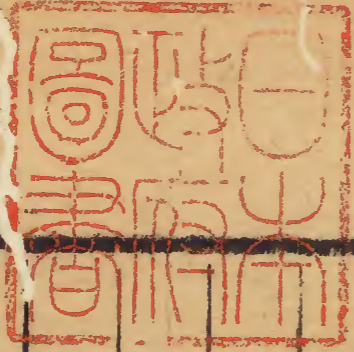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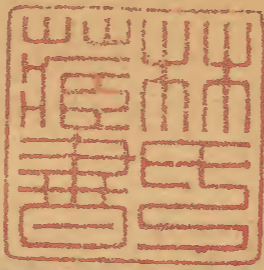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九
七	八
九	九
函	號
一	一
六	冊

內閣文庫	
漢	九
書	七
類	八
九	九
函	一
冊	一
架	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89
冊數	16 (16)
函號	308 125

十一





泛葉寄

黔兵始末

黔兵獄興新安百萬生靈湯沸矣非正希先生

忠誠貫日史閣部暨撫按兩鄭公力持其間哀

哀吾民將盡糜權奸之手余髫年目擊不能平

者數十載欲敘之無所核也偶汪紫滄得程子

不匱手錄黔兵事二册甚詳頓還舊觀不匱手

錄書最富歿而蕩散無存是編適落紫滄手予

得雅其繁蕪入泛葉中俾知金文毅之功在桑

梓云

壬午冬十一月中原賊再張。沼荆襄承德大將不能支。

行同序行

泛葉

卷

一

遁走武昌。大江以南。亂兵殺掠淫擄。不忍見。不忍聞。亦不忍言。而遭其毒者。莫新安之人多。其明年春。賊飛檄稱勤王兵。犯池寧諸屬縣。直窺金陵。賴當路力遏。不得下。將圖新安。恃西北諸嶺守嚴。恟恟苟全。二月。賊破斬。三月。黃。我郡南路為發。忽報有兵入鄱湖。逆上江省。檄稱黔兵。改道。將馳驛由樂德入發。合郡震悚。以狡賊乘郡西南之虛而入。方議守發。而請命鳳督。曾不一日。而郡西之祁。又報有稱沐國公兵來者。既無所請命。又不半日。已窺抵祁城下。於是合郡惶惶心悸。愈不知所出。命在旦夕。呼吸間矣。當是時。非拚死出禦。即傾郡潰散。欲令民無挈妻子遠走。亦無得操挺擐出禦。安坐以

聽其入。而忍其荼毒。雖勇如黃育。智邁良信。不能為計也。新安以冒虛名。受實禍。四方之人。素不以為人。而以為肉。今搶亂時。乃復日甚。至懸坐入祁。諸寇之江右人。及徽本郡人。而亦以為是鳳督黔兵。且置樂平激變。及樂平自申詳。所招現禁之黔兵黔將。而若必欲盡舉而飛坐之徽人。而後甘心者。哀我憚人。見萋楚而樂其無生。謹集諸文移。錄其要者為帙。俾愷悌君子。得大畧覽觀焉。新安固圍記序記全文不錄

崇禎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應天巡撫鄭宜照得流土叛逆。偽稱勤王兵。將直窺蘇常徽寧。乘吾不意。地方官須督水陸大帥。扎營要路。拒防堵剿。時勢危急。不得不

大聲疾呼。如致疎防。白簡從事。節錄巡撫檄

三月二十三日。婺源縣接得鳳督部院遊擊將軍姜劉謝孝牌。督黔兵由進賢餘千萬年。德興婺源休寧徽州蕪湖繳。節錄黔兵來牌

按此夥未入徽境。三月二十五日。至樂平而變起。另詳於後。

徽寧兵備張諱文輝時牌云。自黔抵鳳。應從大江直下。

即曰道梗。亦應由皖達鳳。若婺源原非通衢。萬里跋涉。何故舍平俛而投險道。且後開婺源休寧至徽州蕪湖暫繳。而績旌涇南等縣。又何故竟未開載。既云往鳳陽征勦。而蕪湖暫繳。又何為情屬叵測。仰縣官吏。即便鼓

勵鄉勇。協力堵截。毋令乘虛入內。自取他禍。節錄兵備道牌

按院鄭諱崑牌。黔兵到蕪。在初一日。陸路來者。由江北去。此夥全是土寇假兵。仰速集鄉勇扼要堵勦。毋致流毒。節錄按院牌

三月二十四日。祁門縣飛報接批浮梁縣牌。開稱沐國公往鳳陽守阜陵。傳報一千五百員名。今三月十六日。早自餘干縣陸路到饒州。在南天寺住下。共約六七百人。督兵都閩姜姓。鄱陽縣用水手一名送。備猪肉鹽魚米當兵。除彼長行馬外。討縣馬二十七匹。每匹恤馬錢一千文。府城十七日開城。十八日反開城。差巡檢迎接。

香園等所書卷一
據說不由萬年樂平而走浮梁特先馳稟節錄浮梁縣
來牌

三月二十五日兵到祁門者人馬百九十餘其中有僧
衲婦人及土音楚語者祁令趙文光令於城外祠堂安
歇而來兵強居民房民已忿怒停二宿漸肆擄奪二十
八日到塔兒頭殺傷居民楊冬等數十人斃休鄉勇各
在界把守互驚曰賊也急擊勿失遂奮力前與敵被殺
傷黃五許撲等數十人鄉勇益向前死鬪來兵遂勒馬
奔回南岸奪入汪氏宗祠鄉勇圍之放火焚祠殺傷奔
突盡死乃止遺聞

樂平縣三月二十二日黔將劉昭瑛謝上用李華玉姜

美等統兵三百餘人稱先奉鳳陽督院馬取調黔兵川
資撥伐自貴州起程道由南昌經樂平望德興婺源等
處職察其兵有來歷即安設各官并犒賞衆兵訖次日
二十三天雨多駐一宿至二十四日趙齊夫馬就道但
初云取道德興而臨發忽又往饒州且華玉率先與姜
謝二將俱行獨劉昭瑛留後夫則另索夫價馬則另討
折軋又裝擄馬銀每疋三兩更誘本地無賴充數隨行
通邑人心已爲疑駭及二十五日又聞踉蹌復回傳言
先晚已至大吉張姓係鄱陽地方離樂五十餘里忿怒
擄掠宰猪烹雞縛夫姦婦百姓憤極衆聚格逐前途難
去只得又來高橋以至吳口街將復往德興更擅殺在

奇聞奇事卷一
反案奇兵
四

田農夫。凡經過之地。無物不搶。經宿之家。有婦皆姦。吳
姓人等。遂認爲流賊。奮勇相逐。當晚黔兵仍退高橋。居
民驚迫。吶喊。各鄉聞風。持竿驅殺。互有所傷。次日寅時
報至。賊卽出城赴救。見急奔者三人。詰係劉珽。李華
玉。姜美。卽與押送入城。獨謝上用不知着落。樂平縣申
詳

樂平縣本年三月二十五日未時。職親救得三將。劉珽
珽。李華玉。姜美。進城。彼時鄉民環聚。喊泣。必要取殺首
寇方散。劉珽等慌懼。於本日申時投呈。內稱。珽等
自十五年十二月離黔。督押馬騎。行至江西。饒州府樂
平縣。於本月二十二日到縣。蒙給夫馬。并犒賞衆兵。訖

二十四日進發。饒州。因錯念頭。改道德興。不料行至吳
口街。冤遭彼處鄉兵。疑爲流寇。糾衆數千。四圍趕殺。無
處投奔。只得願投縣監。聽文以便前進。并據李華玉。姜
美。連名具呈。自願投監。亦同前情。據此。暫將三將監禁。
以慰民心。鄉民漸次解散。已經約畧具由通詳去後。又
據本縣耆民。陳七等呈送。聞拾賊遺紅片包一個。內詩
稿一紙云。戰馬騰騰日日騎。人人都着紫羅衣。紅旗焰
焰人驚膽。寶劍稜稜鬼皺眉。大戶積錢還我債。小民養
女是吾妻。明年端坐南京殿。一舉成名天下知。驗收財
庫。隨據本縣六都吳口街鄉約人等。詹金。吳啓等。連名
告爲流寇屠民大變事。又據本都民程敬等。告爲除寇

寄國書所寄卷十一
寧民事。又據本都民趙齊。告為受害事。又據一都程正
興。流寇倡亂殺變。淫擄事。又據四十四都民盛祥。告為
勦寇安民事。又據本縣西關居民。告為情迫呼天。斬叛
安民事。又據馬戶盧春韶等。告為太歲災命事。又據沿
途受害居民金李吳等。告為與寇淫擄焚殺慘變。賞申
究勦固國安民事。又據二都民汪五等。告為兇寇剽掠
殺死四命事。又據旱夫告為亟殺苦役事。又據二十五
都高橋村葉恩等。告為流寇剽掠。殘害抗農事。在卷今
又候院司道批詳。至日復詳問。乃有婺源德興休寧祁
門四縣隣界各村。聞風各遣傳牌不絕。每云統率鄉兵
千餘前來會勦。救護等情。雖俱備由回阻。以免驚擾地

方。且聞邑黎民驚駭日甚。且三將同匪。竄遁逃卒六
名。俱收在監云云。樂平覆詳
職方清吏司。案呈據鳳督標下監紀官李章五。黎將包
五等。稟稱蒙募賊兵七十。統領二千。過嶽被和門等縣
人民殺死。兵七百名。馬六百匹。即臺作主。等因。案呈到
部。為照百姓驚心風鶴。誤認賊兵為亂寇。彼此格鬪。互
有俛傷。事屬駭聞。情亦可憫。死者已矣。生者豈可羈留。
且買來戰馬。俱係鳳督官銀。如有收存。當盡行察出。以
還該營。本部將調劑於各主者。仰官吏留心處置。其部
部文

益緣流寇假赴試而破廬。冒閣部而被襲。冒官差而破
行國書所寄卷十一
一
泛集寄賊兵
六

審閱審所審卷十一
無為。徽屬士民聞之戒心處處設險隄防。雖沐兵未得
破徽。而徽民被毒可勝憫惻。今奉部憲行察。并令密還
兵馬。本府奉檄且感且懼。即嚴行祁縣等縣。從實察覆。
據稱黔來兵馬已敗於樂。未入徽。本府看得黔兵二
十二到樂。民認為寇。捐生格殺。僅有三弁投監。盡載饒
郡烏同知詳內。至於祁縣流寇。或是沐兵。或如平樂所
云沿途收帶無賴。原無馬匹到祁。五月十八日徽州府
詳

一件。徽祁鄉官有司無辜焚殺官兵等事。奉聖旨。據奏
黔兵八百。赴調過祁。官紳無端誘殺。好生慘毒。深可痛
恨。吳翔鳳。趙文光。朱世平。金翰林。通着該撫按具解來

京究問。張文輝。唐良懿。着從重議處。仍察下牛兵丁氣
示。馬匹器械。各項照數追還。該督軍前。不許隱匿被殺
屍軀。該地方官具棺收殮。設壇致祭。其已到各兵。該督
厚加撫慰。勦賊圖功。以膺懋賞。該部即日檄傳。初奉

一件。兵部為密陳江南情形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崇禎
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酉時。奉本部送御前發下紅本。
該本部題前事。等因。奉御批。已有旨了。仍着該撫按確
察情形。密速飛奏。朝廷自有裁奪。該部即行密傳。欽此。
欽遵。恭奉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合用揭帖前去。煩為遵
照御批內事理。將鳳督徽祁鄉官有司一疏事理。確察

情形密速飛報以聽聖明裁奪務期不激不縱兵民兩安希爲萬分愍慎施行須至揭帖者崇禎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繼奉溫旨

此時若非兵部密疏則嚴旨單行闔府驚惶更不可問矣

徽州府鄉官倪思輝畢懋良畢懋康姚宗衡吳孔嘉金聲黃願素汪元標王文企凌世韶羅炳許志才許志古游有倫張士楚等謹揭爲危地可憂狡謀已兆布告土國共鞏陪京事公揭不錄

巡按監察御史鄭崑貞爲黔兵假道淫掠鄉民奮闘致傷彙報始末情形仰祈聖鑒事○時余同鳳督馬上英

委安慶府推官來集之往徽州一帶細察兵馬下落初

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鄭瑄爲黔兵焚掠徽民鄉勇憤闘樹敵據報情繇謹先上聞仍俟察明再行奏奪事疏語不錄

鄭按臺覆題爲遵旨確察密奏以憑聖裁事六月初七日具疏報聞正在候旨七月二十八日忽接塘兵小帖云今有鳳督差兵在路揚言朝廷賞我鳳兵擒叛大功前日徽州殺我黔兵皇帝將府縣官拏去正法鄉民盡要砍頭我鳳兵豈比左兵任百姓抵敵等語職未接咨御劄未知此語何來竊恐傳布入徽徽民必洶洶懼

寄蜀寄沂寄卷十一 此集寄黔兵 八

山郡又搆一亂萌也。今得督臣馬士英全本抄閱之以八百人馬。盡喪於祁門。以故殺之罪。全歸於推知。宜皇上有赫然逮吳翔鳳等。以究其殺是兵之繇也。第督臣疏中所列情形。只憑差官萬民安口稟。萬民安只據道役鄭天卿口傳。此中不無可商。先是萬民安至太平。以前途戒嚴難行。求職一文回報。職語之云。此事方在察奏。總督差汝。正要前探實信。豈可不去。職給之照牌。着本官至饒州。方得下落等語。不謂萬民安僅至旌德而同旌去。祁三百里。傳報且未足憑。而况得之途說哉。夫黔兵之被殺。實自樂平始。數月以來。事跡著明。遠近其知。非職一人所能妄有虛實。職請直捷爲我皇上再陳

之可乎。按徽州婺源縣與饒州樂平德興接壤。三月二十四。婺源縣接有黔將劉珽等飛稟。而民以改道無印疑之。旣而祁門接有浮梁之稟。初云奉調黔兵。再云入援沐兵。而民則愈疑之。其至樂平也。據署印同知鄒文明申報江撫云。黔兵自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馳突於饒州德興之間。殺在田農夫十三人。姦一女子立死。放火焚居。無物不掠。鄉兵尾而圍之。城下至萬人。謝上用不知下落。劉珽李華玉姜美。投監身免。夫以萬人圍數百人。其不留餘類可知。三將投監。職行徽州府往察之。據樂平六月初三日回文云。轉解至府。現繫饒州府獄。本月十四日。督臣監紀通判方象乾。具職云。

三將已至樂平卽回到營。則其未至祁門。又不辯而自明矣。其入祁門者。係三月二十五日。該縣差役偵探。報稱人馬實百九十餘。縣官令於城外祠堂安歇。黔兵強居民房。停宿二日。婦潑飲。百姓憤怨。二十八日。行至塔兒頭。殺居民楊冬等數十人。時黔休鄉勇。各在界口把截。見其僧婦雜處。認定是賊。拚一死敵。又被黔兵殺傷黃五許樸等數十人。黔兵勒馬闖回南岸。奪入汪氏宗祠。鄉勇圍住。放火焚祠。黔兵殺傷奔逸不等。此百九十餘人。闕於祁門之始末也。當知縣趙文光。給與米酒。并撥與馬匹。百姓謂其迎賊。幾至鼓譟。鄉官緊守城門。不敢出祁。距府百八十里。知府唐良懿聞報。自往救止。

而變起瞬息。已無及矣。道臣張文輝駐旌德。四百里而遙。差官飛報。不一而足。而亦無救於臨時矣。推官吳翔鳳。清官也。署休寧縣事。去祁百三十里。聞警料埋城守。晝夜匪惶。實未出休城半步。督臣所聞。始亦傳聞之誤。黟縣知縣朱世平。曾跟督鄉兵至西武嶺。亦未至祁也。金翰林者。原任庶吉士。金聲也。頃鎮兵風鶴時。徽之鄉鎮。各立義社。其保境宇。本宦捐貲饗士。募子弟千五百人。扼諸嶺隘。休人賴以無恐。其器械衣裝。視他隊鮮明。故金翰林鄉兵之名。藉其道路。其與祁黟敵黔兵者。本宦募兵有在焉。謂本宦臨陣而指揮之。職不敢爲本宦誣也。本宦守禮者也。豈其以衰經親金革之事乎。昨職

會同督臣。委安慶推官來集之。往徽察勘。本宦回復實。實如是。但云馬匹無幾。一聞兩院有察追之檄。各已滅跡。亦只可量賠馬價耳。職復令本宦至壽州見督臣。面陳顛末。不知督臣寧無悔任耳之已甚否。蓋督臣黔人也。其軍中叅佐大半皆黔產也。督臣方收黔兵爲長技。一聞是信。不唯嘆兵馬可惜。亦且苦錢糧無銷。黔之兵將。多有子弟親戚在數百人中。不勝憤恨。遂使督臣激控於皇上。請殺鄉紳。殺有司。殺百姓。以快士卒之心。而不知自古用兵。無殺鄉紳百姓爲兵報仇之理也。職聞監紀李章玉。一路不能鈐束劉珩珽等。故章玉自與包玉等。從水路而下。而珩珽等自改道饒徽。兵離監紀。未

有不亂。而况黔卒之獷悍。又異常乎。其李之晟所押一枝。聞在湘陰縣。兵譁。殺之晟二丁。之晟未知下落。兵各潰逃。繇是觀之。則黔兵之紀律可見矣。司馬法嚴明。亦所不貸。而特不幸發自百姓耳。百姓誠有罪。然無他。爲父兄妻子死鬪也。有司者能令百姓坐視父兄見殺。妻子見辱。而制使勿動乎。青燐白骨之中。半是黔鬼。半是土魂。職不知其誰冤。其誰殘暴也。若如督臣所云。衆軍怨憤。不可不洩。則自兵興以來。客兵經過。毒害生靈。不知多少。左兵之至江左。男婦被殺擄。不下二萬。繁昌小邑。婦女之守節投溺者。八百餘人。職所建醮以度之。嗚呼。此亦民怨滿盈之日也。而誰與洩乎。又何怪楚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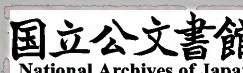
之激而從賊乎。兵心一去，不可爲兵。民心一去，不可爲國。安危之幾，全係於此。是在皇上之妙有裁奪而已。除徽寧道張文輝。徽州府知府唐良懿。候處外。推官吳翔鳳。知縣朱世平。鄉官金聲。謹會同撫臣鄭瑄。遵旨提解來京。但徽屬六縣。見在五無印官。倉庫獄囚。須接管有人。方可離任。職一面議委署印交盤。卽行起解。不敢延緩。祁門縣趙文光。被察回籍已久。容職另行移提。其下手兵丁。奉旨梟首。六邑人衆。豈可勝誅。驅使駢首。定激他變。合無量察爲首者數人。以伸國法。其馬匹器械。遣取必致驚擾。合無令職等會議。量估價值。解赴軍前。另行買造。被殺屍軀。職已行地方瘞埋。令再行致祭。訖。

至解提各官。職各保其無故意誘殺之情。而地方有變。自當受過。予奪於全。出自聖恩。知府唐良懿。清廉威惠。爲民所戴。今既束身。則府署已空矣。當民情洶沸之日。境內旱荒之年。皇上不可不爲重郡安危計也。職重察情形。密速飛奏。若有一語偏護。則治職之罪。以告兵民。伏乞聖鑒施行。鄭按院覆疏

鄭撫臺覆題。爲遵旨確察密奏。仰候聖裁事。鄭撫臺覆疏不錄

原任翰林院庶吉士。加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今丁憂金聲。揭爲據疏畧辦事。揭文不錄

金聲疏云。臣甫筮仕。讀書中祕。痛憤主憂。奉命倉卒。從



事戎行。臣受皇上特知殊恩。雖以病歸田。而讀書學道。期得一當。以副皇上奠安天下之心。庶幾君臣道合。用垂千古。日夜磨厲。不遑逸安。而君恩未酬。父命旋隕。去冬。聞京師告警。苦塊之中。不能奮飛。繼任闖賊披猖。大帥南遁。亂賊公行。檄文盡冒勤王官兵。沿江屠燬。漸逼金陵。東南震恐。望風潰徙。蒙撫按檄行郡縣各屬防守。臣從郡縣有司。及士大夫之後。以爲欲抗賊氛。先定民志。日宣高皇帝六諭。告以入事父母。各保井里。出事君上。其固封疆之大義。與民同命。效死勿去。臣效空言。民有至性。聞之無不泣下。感奮者。不意三月廿四夜。忽傳婺源縣報文。稱四遊擊將軍之兵。自黔入。既舍人。

孔道。又不渡江。繇皖陸路直行。乃紆迴千里。涉崇山峻嶺。繇江西樂平。思入婺。而到徽州。絕無風督明文。而又適當賊陷蕪黃之後。合郡皇皇。舉疑爲賊。以爲警在徽南一路也。至廿五日。而徽西祁門縣。突又有報文。稱沐國公兵。合郡人見兵不同名號。而又分道並入。定相攻襲。至廿七日。而郡人被殺掠自祁奔入者。稱兵已到祁城。皆楚人。江右人及徽本郡人。且雜剪髮人婦人。實無黔人。而又絕無黔將。則合郡鼎沸。決以爲賊矣。是時各鄉諸凶賴。分兩路而走。祁婺者如市。諸面生可疑。及久外之人。忽歸而佈各鄉者。所在見告。婦女之畏辱而自盡者。不可勝記。是時各縣各設城守。臣鄉居。不敢徙入。

城身鎮定以安人心。謀相約各設備以待。至廿九日。而郡人自祁奔入者。報賊廿八日已過祁東。與祁縣二縣居民。兩相格鬪。幸未入休境。而聞鬪已畢。賊已遁矣。至四月初三日。傳得發報。所稱姜劉謝李四遊擊將軍之兵。全未入。以三月廿五日。盡爲江西樂平居民所憤殺。傳其兵爲屬督監紀李章玉所募之兵。其將劉昭。現本華玉姜美三人。現監樂平獄。其兵少有得脫者。樂平申江西各詳。內稱盡舉而殲之。樂平即信報文。現在郡縣諸當事處也。殊不意料李章玉反指殺掠祁門之寇。認爲黔兵。而逞其偏詞。激怒鳳督。置樂平而反求徽人。徽人不能應命。遂蒙疏參。嗟乎。章玉何心。其於饒之

樂平。既縱兵作賊。盡喪其兵而不敢言。而於徽之祁門復故認賊爲兵。喪於樂者責於徽。不惟可蔽鳳督。以自解說其無罪。且圖以遂其當初繇樂入徽之念。而洩其中阻於樂。不得入徽之私忿。臣不知督臣疏中。參臣何語。顧督臣讀聖賢書。自號知兵。竟不問兵隨將轉。將在何處。兵在何處耶。且督臣受詔。爲皇上殺賊安民。臣誼切同讐。望其且夕滅闖擒獻。以解至憂。而拯民難。督臣豈不見諒。而監紀曰徽人殺兵。即疏參曰徽人殺兵。竟不察監紀當日。妄遣兵改道。事屬詭異。已違督臣節制。自非真欲攻襲。萬無再分兵別行。復異名號而兩路並入之理。豈可以其一路之兵。而遂並冒認他路之賊耶。

念此一舉。祇因合郡有司。合郡士大夫。仗皇上威靈。奉當路嚴檄。相率百姓。徒以疇昔相誓。聞賊不走之故。不意遂致有臨難相助。見賊出禦之事。郡縣而皆若此。其於國家之事。豈無小補。此亦何所開罪於督臣。而必不相容。徽區區一郡。不難以是非聽之公論。禍福聽之聖裁。而念此逆賊未靖。人心危疑。將逼江東南諸郡縣。盡以守禦為畏途。以奔潰為上策。相率動色以徽事為戒。其於委而去者。反尤而效之。民志不固。將何藉以抗賊氛。頃塘報獻賊臨楚省城。鄉民方奮勇格殺。縛賊報官。官諭以恐係官兵。不得輕殺。民遂奔潰。而省城隨陷。宗藩生靈一時俱盡。此亦皇上之所洞念。而督臣之所宜

寒心者也。

備陳守禦全疏

金公據實破詭疏。及初辨揭。文繁不錄。

鄉紳士民公揭。為山邑之禦賊甚苦。黔兵之卸禮太奇。備陳顛末。仰祈公鑒事。揭文不錄

黟縣待罪知縣朱世平。揭為欽遵朝廷功令。恪守上臺憲檄。與民效死。幸保危疆。謹陳顛末。以明職守。以白民冤事。揭文不錄

寧國府公揭。為蠱勢已極。震隣可駭。急明殺奸之心。用固守禦之志事。揭文不錄

徽州六縣耆民。陳王前。畢勝。汪澄。盧從朱。孫康。程大定等。揭為詳述徽祁禦賊之顛末。直白監紀嫁禍之情形。

卷一
懇天代題安民固國事。揭文不錄

是時金公仍有復吳四尊札與撫按兩臺公祖書五月。又上撫按兩臺書與黃劬菴書與朱震青書與陳靈灘書與程韋菴道尊書與汪濬源駕部書與方慕菴書與史大司馬書與熊諫垣書專與撫臺鄭公書俱娓娓數千言詳金太史燕貽閣文集中茲不復載。奉聖旨。這所奏是否確情。姑俟吳翔鳳等解究奏奪。數百餘兵。橫淮鋒刃。豈得不問。何為為兵報仇。鄭崑貞俟回道時。嚴加考核。該部知道。批鄭按院疏北部。看得督臣馬士英調募之新兵。為徽祁所屬陷。八百士卒。付之一炬。此其事惟而且慘。由於推官吳翔鳳。

鄉紳金翰林。首發大難。而知縣朱世平。趙文光。羽翼狂逞。遂為江南一奇變。四官俱已奉旨逮問。亦可以正厥罪。而洩死者之恨矣。至徽寧道張文輝。知府唐良懿。尤時曾接撫按之檄。臨時又折諸青衿之請。奈何不嚴行。無職。坐視屬官士紳。專擅不顧。冥行而罔忌乎。各應降三級。戴罪管事。其臬下手兵丁。追還馬匹器械。收殮俠骨。招祭忠魂。即責成二官。以為自贖之地可也。北部考功司看詳

是時有顧子方。諱上錢牧齋書。及錢牧齋與金正希書。與鄭撫臺書。又有張受先。諱與顧瑞屏書。顧瑞屏與鄭撫臺書。鄭撫臺復顧瑞屏書。皆言黔

兵事極其懇切。又繁不辭。

鄭按臺復徽州鄉紳書云。今天下竭郡邑之物力。以事督撫。一旦寇至。有司無以圖存。則惟鄉之大夫。與其子弟。相與殫力固圍。天子亦曰。誰非臣子者。自衛其室家。卽以衛朝廷之疆宇。故協守有敘。倡逃有罰。鄉義勇訓練有命。夫苟鄉紳富室。捐資饗士。壯者出力荷戈。守令督帥嚴明。天下皆如此也。其效乃在督撫上矣。刑之役。民以死鬪。不幸而曰兵也。則以征調之士卒。奈何殺之。不知今之用兵者。正爲兵之殺民。與賊無異。且有甚焉。故有賊之地。民寧從賊。無賊之地。民亦仇兵。何則。賊容育不殺民之時。而兵則決無不苦民之事也。爲督撫人。

視黔卒加倍。而幕中叅佐。無一非黔。更有親戚兄弟。在戕殺中。挑激之無所不至。劉珖珽等自樂至。又自諱其事。是以歸罪於徽者獨苛。然而通國知其非公論也。今聞其乃補疏續叅饒南。則刑門之說。不攻自破。而賢大夫與道府有司之無罪。亦不自明矣。貞於十六日拜有小疏。凡可以爲貴鄉剖雪者。亦頗委曲詳盡。第闕密奏。未敢暴其辭。恐聞者愈以賈罪。况日月光華。中樞妙用。只令始末昭晰。於諸公決無稍礙。但明旨旣宣。自宜奉行。雨露中廻。更顯聖德。平心靜氣。以俟之。使言者深悔任耳之過。則事機旋轉。復不費力。凡一切展辨。宜自暫省。不知有當於列位台臺之萬一否。若蒸黎自掉頭。

各原答所答卷十一
目。初無纖過。聖天子豈以兵易吾民。貞待罪未去。終當
以身蔽之。幸台臺集而慰諭之。有督撫之護兵。不可無
地方官之護民。貞也。雖愚。知所從事矣。覆書全抄

外有鄭撫臺復正希書。與唐太尊書。鄭按臺復正希
書。又錢牧齋答馬瑤草書。又程兵尊復正希書。俱不
及盡錄。

大司馬復徽州衆紳書。謹復。今天下之所最厭苦者。
惟賊與兵。乃兵之足爲患者。或自以爲兵。而郡邑莫能
禦之。又或人以爲兵。而羣坐而俟之。是故兵之所恃以
進者。賊亦自之以爲名。而居者不察。此郡邑之所以淪
亾而不可救也。貴鄉號僻壤。又殷富。不見兵革。此其爲

孽。究屬目久矣。三月祁門之役。衆志成城。一以扼險。殺
賊爲勸。使天下之人。盡如貴邑。寇盜不難平也。而議論
以取若此。何以爲地方綢繆計耶。所諭敬心識之。方冗
中復。伏望鑒原。覆書全抄

大司馬與金正希書。老年臺之名在天下。無知與不
知。皆能言之。若淮陰之距新安數百里。又受事有年。而
高山之懷。發於寢寐。上林之罵。不通數行。平生疎拙之
辜。誠不可以擢髮論。以祁門三月之役。貴鄉諸生曾一
通其顛末於淮上。而後知老年臺之忠孝爲不可及也。
當今之爲國家患者賊。而殺賊則兵也。兵能殺賊則兵。
兵不能殺賊。而所殺非賊。則併不得爲兵。夫兵之不得

各員皆所寄卷十一
為兵久矣。至兵之假號為援勤。為勤王。而實快其鹵掠。殺百姓之志。此憂時之士。所以當食而放箸也。又况紆。遂縱掠。明明賊之行徑。而欲責地方之不疑。胡可得耶。前已有字致當事。乃其復第者。以各兵自明其非賊。將馬匹器械。一切交付。而地方於深夜。圍而火之。第亦正。疑此舉之太過。及讀台翰。則此語又似為募兵官之故。為粧點也。台諭云。與賊入而後有悔。毋寧禦之而後有悔。夫禦之一字。既難言之。而悔之一字。尤難言之。今江北之民之蒙難者。歷十餘歲矣。苟其一心禦之。即未必悔。苟不禦而即悔。則亦必禦。而以悔之恐後。而禦之獨先。此固明哲之事。而向當事者之不見諒也。老年臺身

苦苦塊之中。而力負疆場。志安桑梓。身任而不勞。怨而不悔。慷慨激烈之氣。發於楮墨。灑灑累千百言。使人悚服。聖明在上。晦靈之日月。何可不揭中天而行也。大教謹一一心識之。第法適以南樞員缺。謬膺簡命。今且揚帆次真州矣。正值旁午。諸不遑及。惟老年臺鑒之。嗣將另布不盡欲言。覆書全抄

馬督復徽州眾鄉紳書。恭惟台臺。聖世臯夔。清時山斗。五百年之名世。夫豈異人。億萬載之皇圖。實惟永奠。固英所景仰。瞻依奉為師範者。况黍榆粉之末。濫躡場之寄。所望於覆露者。又豈頴楮所能罄哉。黔兵被殺一案。事出意外。大非得已。英豈樂為是紛呶耶。按臺公祖。密

疏中所云。英倚黔兵自強。兵馬遠來可惜。錢糧不能銷算。各將士親戚子弟多在此中。不平之鳴。亦不外此區區耳。英自永城歸壽。只聞祁門之事。未知樂平之舉。而各將士。災聲震天。憤欲南渡。英固八百人之屍主。七百餘騎之失主也。不得不據萬民安所報徽寧差役之言。以入告。若使彼時貴府有司。據實相聞。留一活口相示。何敢以樂平之數。盡歸祁門。繼知樂平亦殺。弋陽亦殺。而樂平更多。亦卽陸續據實上聞。亦何敢膠執前誤。獨仇祁門也哉。當日自武陵發兵東下。步兵從。而馬不可越洞庭。涉長江。不得不取道長沙。看勢也。江路險而梗。江兵多。陸路坦而寧。且兵少。監紀官之取水不從陸。

亦勢也。原擬騎兵出九江。會於皖口。不意左兵在秋浦。逼使繇徽。此意外之變局也。又不意押馬諸將。以人馬衆多。店舍槽餽不便。分先後兩路而行。則又變局中之變局也。然豈料前途有人焉。設罪而殺之也哉。在祁門者三百人。無子遺焉。在樂平者五百餘人。止存十一人焉。弋陽者二十人。亦俱喪元焉。祁門啓釁之故。無人可問矣。樂平者。止駐一夕。次日行二十里。而被圍。有何積怨於地方。然猶曰人衆也。弋陽之二十人。又豈淫掠之故哉。嗟乎。此八百人者。皆將吏親戚。頭目精銳。非無籍獷悍之兵也。使果圖淫掠爲不逞。則惟恐不合其黨。張其勢。又肯輕爲分折。零星受屠耶。然此往事矣。三百餘

寄園寄所卷十一
人無唯類矣。不淫掠耶。誰爲質問。果淫掠耶。法亦何加。但數百之冤魂。其父母妻子。令英作何安頓。數百之戰馬。數萬之金錢。令英作何歸着。惟乞台臺設身處地。爲英一籌耳。貴府有司。及公私揭帖。但云原無黔兵入徽。監紀懼罪。以樂平之事。移禍於和。想亦非公論耶。昨見按臺密疏。所以罪英者至矣。而疏中所察情形。則似乎止爭多寡。不爭有無也。止罪黔兵以淫掠。而未嘗諱殺兵之事也。卽萬民安所報者。不全屬於虛也。其言英不平之故。言言皆英隱痛。英何言哉。至兵之入樂。入和。監紀何知。江楚異路。監紀何罪。英疏具在。自據萬民安所報入告。時李章玉在浦護諸怨軍。不使南渡。其夢夢猶

英也。何罪可懼。何禍可嫁。何謗可造。而欲代殺兵者。分罪。又欲未死之黔兵。與死者同罪。不亦甚乎。然英所言者。公事也。非私怨也。鄭公祖之疏。英甘唾面。不敢有異同焉。旣以入告。則以威福聽皇上。是非聽公論。寬嚴聽執法。察給聽撫按。亦更不執一毫成心。不敢出一贅語。但欲得戰馬以濟急。器甲以禦寇。嗟乎。萬里招來。實英作之孽。送入鬼門。實左兵爲之梗。而無故被戮。實衆人宿生之冤債。但所惜艱難之時。一盡千金。而精兵猛將。良馬堅甲。不得爲國家效毫髮之用。則英所謂嘔血腐心。驚魂隨魄。淚下沾襟。而不能自己者也。然今之鳳督亦極難且苦矣。大江南北。楚豫之樞。無事不相瓜葛。而

一丁一馬一甲一器一鉞一炭無不取之數千里外。絲忽孰非國家之金錢而泥沙棄之。土芥拋之。誰非臣子。誰忍置之度外。想亦台臺所垂憐而心亮者。時事方棘。血戰經年。鳳兵肝腦塗地。於江南似不無小補。亦未必無緩急相需時。想亦台臺所汲念也。軍書旁午。草勅肅復。憤憤不知所言。英無任惶悚之至。原書全抄

後馬督與阮圓海書內云。弟自守不暇。寧樂與人爲難。又云。大約徽人之下毒手。則不欲開此路耳。樂平弋陽。覺起於岡馬。亦不同也。聞按臺公祖。已有疏據樂平祁門之報。以聞上矣。弟之爲軍東。按臺之爲地方。場地皆然。又云。樂平殺官三十餘員。祁門幾殺二

十員。內包萬春。范成。則萬夫敵也。又云。樂平之事。業已補牘。祁門之案。自然解網。弟區區苦衷。無可告訴。又不便徑達之鄭公祖。伏乞便問。以弟萬不已之情。處無可奈何之遭。轉達。但求設身處地。爲第一思。則弟之苦。可蒙鑒原矣。

又正希先生致馬督撫書。亦數千言。不錄。

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馬督行牌。一運。越金萬兵馬。二運。黃總鎮兵馬。三運。劉總鎮兵馬。四運。中軍楊副將兵馬。五運。本部院內營楊副將兵馬。會同太監盧刻期渡江勦獻。水路。廬州蕪湖九江。南昌袁州。陸路。廬州蕪湖寧國。徽州祁樂袁州等處。雖殊批再

論祁樂云。不得已而假道。萬無縱兵私行報仇之理。各宜安心。然而人心惶惶。舉郡不寧。嗣後賴諸當事及正希先生史大司馬力。馬督兵不渡江。民心始安。第恐傷老母心。北行之事。隱不敢以告。行行且止。為老母數日遣人一追。真無奈何行也。今且將北渡矣。郡事第一到都。便可決了。惟家下事不能不係念。恐其見弟北行。而乘虛入郡。欲有所為。則歛中諸紳。不得不努力。邑士民無主。惟兄勿避勞怨。與邑中諸公商計。使弟一無所慮。則幸耳。數蒙聖念。舟次草勒。匆卒不盡。願言子弟。幸時教誨之。正希公與程希呂先生書

巡視上下江御史黃為仰體新恩。酌量情法。措補軍資。

重治首禍。以結欽案事。奉聖旨。敕人憐殺黔兵。掠奪馬匹。情罪可恨。但已經大赦。姑從寬結案。汪爵依擬。監候處決。趙文光提到。另究。張一輝。唐良懿。姑准開復。吳翔鳳。降二級用。銀給與該營死的。着該府縣官遵旨致祭。遺骸。該部知道。巡按來牌

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初十日。上尊總兵官唐通。着回鎮。用心整練兵馬。相機戰守。有功日。優敘。隆酬。其死事劉之綸。着從優議卹。卽奏。全聲速與起用。該部知道。卽報。敝郡人無本業。天下幸得無事。散而之四方。種種求衣食。以自活。遭敵寇交煉。兵人相侵。其失業竄歸。而朝不及夕。無以自存者。半郡中。且什八九矣。頃議補軍資。

寄詞所行
一
葉寄
兵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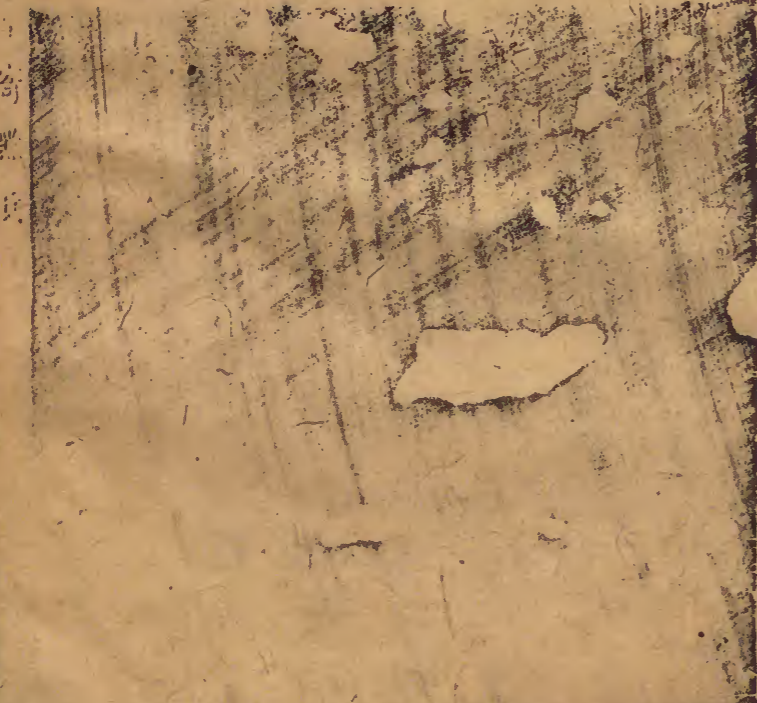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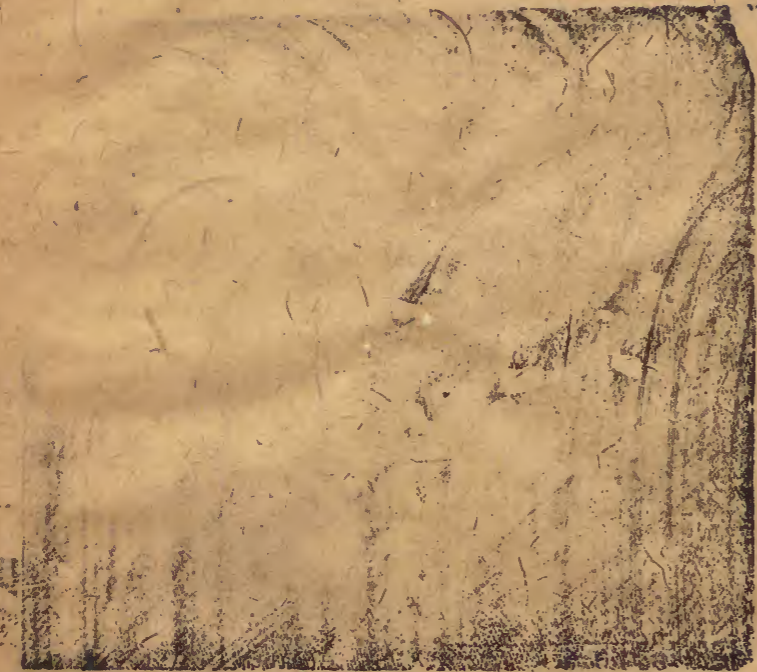
數千金。遠人不知。以爲郡中宜若易易。而不知事勢之
憂憂其難。已未可一二言盡。乃蒙黃侍御。傳貴陽台旨。
必追首事。用兩人重罪以結案。夫當日事端。本由於先
時備禦。既家自爲守。而機遂發於急難倉卒。則人各捍
患。必坐何人爲首。此實不能。而且定重罪。尤難乎其爲
獄辭。郡人之傳讀貴陽督鳳時題疏也。內有言曰。黔將
蔣正秀。爲南樞。臣留以堵禦左兵。有功題敘。今有司將
定重罪。是固不得槩罪以堵兵。而直可專罪以堵黔也。
郡人之傳讀貴陽督鳳時報書也。內有言曰。兵之入樂
入刑。監紀何知。原議騎兵出九江。會於皖口。不意左兵
在秋浦。遣使出徽。此意外變局也。又不意卽馬諸將。以

人馬衆多。分兩路而行。則又變局中變局也。始知意外
變局。雖鳳中不及知。旣而變局中變局。雖自押馬同行
之官。亦不及知。而萬山中人能逆斷一變局。知入樂之
是黔。又能再逆斷一變局。知入樂之外。復有入
刑之皆黔。此必不能。今將定重罪。是固不得直罪以知
黔也。夫實不知爲黔。而相與共出死力。貴陽鑒原而矜
其意。卽不敢望比於蔣正秀之堵禦。而按其過。亦堵禦
之過。毋亦是有過無大。其誰不欣悅於無我之公明。而
攝服於不殺之神武。追憶去春。過錢宗伯。宗伯爲不孝
逃楊龍友之言曰。天下原有兩是之事。黔兵與新安一
案是也。不孝唯唯。當煩宗伯爲不孝通意。鳳中亦卽以

龍友此言通不孝意也。黔人不能無所防而不改道。既改道。或不能無紛紜。微人不能無所防而不堵禦。既堵禦。必不能無相傷。大抵同一不得已之勢也。於黔人乎何罪。於徽人乎亦何罪。固初不必定一有罪。而後可以明一無罪也。貴陽今秉國均。不與督鳳同。俞佛喜怒。四海觀望。斗柄所指。天下春秋。固宜郡人之日夜望恩於督鳳。時尚加進也。誠令重罪二人。而但傷一郡之心。而實有所關係於天下之勸誠。而大有所贊益於貴陽之盛德。亦何敢為一二郡人愛其死。傳不云乎。君被人之所。則怒其訾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訾人也。貴陽今以天下為家。密邇郡縣。且父緩急。今亦郡人將為貴

人勝也。願治臺中為一語。辭一笑。其陳事

此弘光時。金公貞陳雪書也。黔案於此遂結。



寄園寄所寄卷廿二

漸岸趙吉士隱夫輯

受業

沈

弼右文

景鑄廷發

王

紀勉齋

全姪

嘉稷書年

校訂

寄園主人口人生七情如喜樂愛欲皆籍笑以達
之笑亦何能一刻無者顧昂昂七尺勞心苦思徒
供他人之笑其獨不可耳杜牧之云人世難逢開
口笑荀花須插滿頭歸余試作牧之插滿頭花以
博世人一噱

新蜀寄

話柄

見有不合於禮義者雖三尺童亦知掩口而冠
裳簪紒以且不惜以其身試焉呼後之視今亦
猶今之視晉士君子慎毋慮萬世之懵懵而登
之笑柄也

明太祖憫常開平遇春無嗣。賜二宮女。妻悍不敢御。晨
起捧盂水盥櫛。開平曰。好白手。遂入朝去。回內出一紅
盒啓之。乃斷宮人手也。開平驚憂。後入朝。儀度錯愕。太
祖再三詰問。開平懼。吐其實。且叩頭曰。蒙上賜二宮女
今若此。有幸聖恩。死莫贖。故連日驚憂。太祖大笑。召開

平入宮飲酒。命力士肢解其妻。曰：悍婦之肉，開平驚於
癩癩。又有無嗣功臣，面奏聖祖求養子。聖祖曰：你何
妻。平日酷妒，絕我功臣後嗣。可着禮部各給木碗一
拄杖一條，沿功臣門求乞作樣。龍興慈記

明太祖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令
一偵其動靜。比報：有爭。惟劉子欽袒衣席地酣
蓋時初飯罷，被酒。至，謂曰：吾書堂為
人，弱耶能其官人。無常何為爾。欽曰：
中僕曠之，步入工。致書于欽，便登
運旨命子欽為本。其運香偶也。

連令召來。子欽至，猶吏服。汝好汝身，頭左在
與冠帶歸內閣讀書。子欽又無言，遽起謝恩，具冠袍
還閣中。卽一日間也。九朝野記

解學士嘗吊友人喪，悍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俱無。
七出咸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利。笑史

天順間，曹欽謀反伏誅時，有詩傳京師曰：曹奴曹奴發
顛狂，寇遠諸公死亦當。學士叩門如繫犬，尚書鎖頸似
牽羊。萬安叩首稱三叔，恭順當克戰一場。寄語滿朝
道者，將何面目見吾皇。精記室

金編修璐未仕時，為外家張氏作誌，謹依金石之例，不
書婦姓。婦家乃俗夫也，意編修為輕已而背言詆之。

子興口占長短句嘲曰。張翁墓誌。金生執筆。不書婦。婦家稱屈。金生自謂能文字。纔動筆時。便忍氣。韓退之。柳柳州蘇東坡歐陽修。當時墓誌做多少。畢竟門前。不休。堯山堂外紀。

江右胡存齋叅政好客。每虞闖人不通刺。若在家。卽門首掛一牌云。胡敬齋在家。沈孟淵性好客。每日設食以待。若無客。則令人於溪上探望。惟恐不至。

曹吉祥姪曹欽反。旣殺寇深。又索王尚書翱。王正在室。窘迫。一主事長大。多力。遽負之逸。王後擢此人。時呼馱官人。全上。

成化中。內閣劉吉丁外艱。起復。每媚科道。以免彈劾。治改元。侍讀張昇數其十罪。反爲御史魏璋所劾。左世以吉耐彈。目爲劉綿花。噴飯集。

高公穀無子。置一妾。夫人素悍。每聞之不得近。一日。學士循過焉。酌聚話。及此。夫人於屏後聞之。卽出。罵。陳公掀案作怒而起。以一棒撲夫人仆地。至不能動。且數之曰。汝無子。法也。棄汝。今置妾。汝復聞之。是欲絕夫後也。汝不改。吾當奏聞。置汝於法。自是姬少衰。生中。

書舍人頓。乃陳公一奴之力也。菽園雜記

李大壯畏服小君。一不遵令。則叱令正坐為縮。臨髻。

安燈。盤燃燈火。大壯屏氣定體。枯木土偶。人誦目之曰。

補闕燈燦。清異錄

王文穆妻甚悍。婚嘗作。二畏堂於後圃。楊文公見而戲。

曰。請改作四畏堂。王不悟。問云何。楊笑曰。兼畏夫人。遣。

慈集

李九我相國。年踰五十無子。丁改學大理。過其署。苦口。

勸以納妾。夫人在屏後。聽之。大怒。丁呼掌家老嫗出。返。

覆引譬。語語痛切。老嫗泣下。夫人因醒悟。亟呼媒納二。

妾。因生二子。孫月峰尚書。亦無子。改高。亦如前勸之。孫。

不應。且拒之曰。釋迦不以伯魚。蘇談。

我清品。蓋天假丁以裕。其後。蘇談。

李西崖嘗與陳師召擲。骰得么。指曰。吾度其下是六。反。

之果。六色。色皆然。師召大驚。語人曰。西崖天才也。或曰。

詒公耳。上么下六。骰子定數。何足為異。師召笑曰。然則。

我亦可為。因詒西崖。西崖已先度其必至。別置六。骰錯。

亂其數。師召屢揣之不中。乃歎曰。公真不可及。豈欺我。

哉。笑史

陳太常音嘗考滿。誤入戶部。見入稅銀者。驚曰。賄賂公。

行。至此已極。玉堂叢語

嚴相嵩父子聚賄滿百。輒置酒一高會。凡五高會而。

寄笑柄

寄笑柄

四

漁獵猶不止。京師名之

唐子畏。視希指。兩公浪

課稅甚飽。乃偽作元妙

請。鹽使者怒。咋之。兩公

皆天下賢豪長者。即如

為友。明公不棄。請奏薄

眠石為題。命賦之。唐先

倚雲邊。頭角岬巖勢儼

任風牽。長眠不食。谿邊

鞭不起。笛聲斜掛。夕陽

山。同為。兩公進曰。明公

曰。錢。賈飯集

游維揚。費用乏絕。戲謂鹽使者

募緣道士。衣冠甚偉。詣臺造

對曰。貧道非游食者流。所與交

皆吳唐伯虎。視希指輩。咸折節

技。惟公所命。御史霽威。隨指牛

眠。繼立就一律。詞云。嗟。哦。怪。石

然。苔。薛。作。毛。因。雨。長。藤。蘿。穿。鼻

無力難耕隴上山。怪殺牧童

御史得詩笑曰。詩則佳矣。意

則好。天下莫不聞。今姑錄

元妙觀圮甚。倘捐俸葺之。名且不朽。御史大悅。即徵

吳二邑。資金五百為葺觀費。兩公遂乘扁舟歸。投檄

二邑。更修刺謁二尹。詐為道士關說。得金如數。乃悉召

諸妓及所與游者。暢飲數日而盡。異日鹽使者按吳。詣

觀瞻禮。見傾圮如故。召令責之。對曰。前唐解元祝京兆

兩公自維揚來。極道明公為此勝舉。金已如數。昇之久

矣。鹽使者心知為兩公所給。不問。野編

有客登山賦詩。伯虎作乞兒狀。戲謂曰。諸君今日賦詩

能容乞子屬和乎。客大咤。已而戲曰。試為之。伯虎索紙

筆。大書一字畢。遂行。客大笑追之。伯虎疊書一上四字

畢。求去。客曰。吾固知乞兒無能為也。伯虎笑曰。吾性嗜

酒必飲而後作詩。若能惠我酒乎。客遂浮白示之曰。若能賦當令若盡醉。不然。難免若責也。伯虎復大書又上三字。客撫掌相謂曰。此可謂能詩耶。益窮之。伯虎復書一上二字。諸客皆絕倒。伯虎進曰。吾待飲久矣。真欲先生作詩乎。否耶。遂舉酒一飲。輒盡。援筆續成一絕云。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上到高山上。舉頭紅日白雲低。兩里江天都一望。客大奇之。相與卽席盡醉而返。竟不爲何許人。伯虎紀事

吳令欲於虎丘採茶。命役賣牌嚴督諸僧。役奉牌需索。僧無以應命。役卽繫僧歸邑。令大怒。笞之三十。號令通。僧惶遽計無所出。知令雅重伯虎。厚幣求之。伯虎拒

不納。一日出遊。乃戲題其柳上曰。皂隸官差去採茶。只妾紋銀不肯賒。縣裏捉來三十板。方盤托出大西瓜。令出見詢僧。僧對云。唐解元所題也。因大笑釋之。全上
董思白督學湖廣。往往以題爲戲。某府考試之前一日。先懸牌云。來日不考文。應考者羣以爲必詩賦也。既點名畢。分坐靜候。未見發題。有高聲命請題者。督學曰。題昨日已發。何不速作文。乃知爲中庸題也。又考某府出牌云。一至一二至二。三句三聖人。四句四孔子。隱題冷自悟。良久乃知爲一朝而獲十禽。至終日不獲一句。二者皆法堯舜至道二句。聞君行聖人之政三句。陽貨欲見孔子四句也。肅虹筆記

徐相存齋提學江西時。道遇毛尚書伯溫舟。謂小
洽。毛曰。公得無飢否。卽呼具小點心來。侍者奉大漆盤
四。其二盤裝炙鵝。鵝皆大臠。其二盤裝饅頭。如盤大者
各五十許。又不置筯。以手撥之。二銀盃飛酒。長酸大嚼。
傍若無人。徐雖不能多食。而少年勇於酒。互舉無算。至
暮。慳然別。曰。公大器也。迨毛下安南。還華亭。亦副八座
矣。毛食兼數人。嘗至湖廣。鹿鳴宴。諸生七十五人。人陪
二大白不醉。朝野異聞
寧庶人宸濠既就擒。拘留公館。以銅盆與盃。洗怒曰。縱
乏金盃。獨無銀者耶。其習於奢侈如此。笑史
崑山歸熙甫。有爲吳興令。令每治事升堂。胥吏環擠案

旁。幾不容坐。公怒。以硃筆蘸飽。捉向諸人曰。爾
速退。我便灑將來也。遺愁集

大將軍戚繼光。其夫人威猛。特暢軍機。嘗於陣
成功。止生長嗣一人。亦善戰。置在前隊。軍法反顧者
偶與敵戰。敗。反顧。公卽斬之。於是將士皆死戰。死
大勝。夫人以是不無少恙。而始亦天生。公每。日
旁。或教以置妾。別業者。果置數姬。生三子。夫人每
刀突至其地。絕無影響。蓋於曲房通別室。其扉墻磚
於合縫。見墻不見扉。惟公獨入之耳。久之以一子托
某孝廉子。丐以繼嗣。卽令孝廉處以西席。夫人大喜。
一日念無子。滂出。有小妮子發前事。夫人大怒。納兵

攻之。而一卒不令出。恐有洩者。孝廉急屬一力踰重塼報公。公詔諸將問計。或曰願以死迎敵。或曰早避之便。公曰皆非也。乃自袒跣跪逆夫人。諸姬披髮席藁。冬襦其子請死。而請以子嘗刃。夫人令抱兒起皆送還曰。言福是老奴。令杖之。公即伏受杖。數十。門外將卒喊聲大舉。乃已。箠撻諸姬最毒。罷歸。由是公不得輕出。陰與諸姬絕。令篋其所有。各從所適。諸姬計曰。棄妾非主人意。何忍爲之。乃輕裝適他郡。被刺爲尼。匿女僧家。梵誦至十餘年。夫人歿。始歸。各擗其子。然諸子始夫人皆了之。凶惡耳。談。

楊進士世胄也。貌美弱冠。成甲科。與婦琴瑟和好。有侍

兒姣麗及笄。心欲之。乘酒語婦願與私。妻怒曰。彼在某所。往即得。何必問我。而實匿之幃中。往無所得。又返。已下鍵。自知給已也。曰。門不啓。吾當縊死。婦以爲戲。臥益堅。須臾察之。懸死梁間矣。全上

弘光元年三月。設壇太平門外。百官素服。遙祭先帝。阮大鍼後至。號哭先帝而來。曰。致先帝殉社稷者。東諸臣也。不盡殺東林。不足以謝先帝。今陳名夏徐汧俱北走矣。馬士英急掩其口。止之曰。勿漫言。徐九一在蘇州。聞者大噓。全上

楚事委楚撫宋一鶴。一鶴貪懦巧諂。以嗣昌父名鶴。刺自署其名曰一鳥。楚人謂之鳥巡撫。明季遺聞。

行同新行卷十一 攝翁寄笑柄 八

寄歸所寄卷十二
八國之手。其愚亦出天賦。齊祖受禪。宋王自宮中出。謂左右今日何不奏鼓吹。梁兵已圍建康。宮中有數下具木榜。左右請為城防。東昏猶欲留作殿。不肯與之。光時楚烽交急。猶日漁幼色。乞兒收蟬。蘇為藥。亦帖上用二字。人不敢觸。真是千古一律。東昏編

揶揄寄

笑譚

尼言脫口遂以解頤誰謂笑者不可測哉余則以樂然後笑笑之中有箴規焉有驚懼焉何必莊言讜論乃足聳君子之聽聞

永樂初嘗遣使迎天竺真僧來京號大寶法王居靈谷寺頗著靈異謂之神通教人念唵嘛呢叭彌吽於是信者晝夜念之時翰林侍讀李繼鼎笑曰若彼既有神通當通中國語何為待譯者而後知且其所謂唵嘛呢叭彌吽云者乃云俺把你哄也人不悟耳。副卷一

正統間有鴻臚王少卿者善宣玉音洪亮抑揚殊聲在

聽而讀奏之際必多吃誤其貌美髯而禿頂朝士一
詩以嘲之曰傳制聲無敵宣章字有訛後邊頭髮
面口鬢多有使回問京師新事或誦此詩問為誰
遽曰此王少卿也枝山前問

余邑戴則紳為鴻臚序班聲音洪亮思宗三其
異之後出為縣丞適鴻臚正卿缺出思宗三其
人何在遂陞正卿亦奇遇也

景泰間劉主靜陞洗馬王憲時為兵部侍郎
一日洗馬馬主靜庭中茶曰大司馬
尚不乾淨我思憲時之
同陞戴子劉憲化

真嘉子。蓋主靜庶出。聞之默然無以答。
張偉。山陰人。景泰初。為崑山學訓。年未三十。以
典史姜某體肥。嘗戲張云。二十三歲小。生。俾應云。
百餘斤。肥典史。蓬窗夜話

于司馬謙。一日與俞司寇士悅。偕其僚佐會坐。司寇侍
郎戲司馬侍郎曰。于公為大司馬。公非少司馬乎。司馬
侍郎即應之曰。俞公為大司寇。公則少司賊也。舉坐絕
倒。堯山堂外紀

成化辛卯十一月。彗星見。廷臣皆謂上下懸隔。情意不
通所致。彭時等請召而議。於是內臣乃約許召對。復戒
不宜多言。既見。但言天變可畏。上曰。朕已知矣。萬安與

彭時商輅。遂連連叩頭。詞聲呼萬歲。命賜酒飯而退。諸
太監謂人曰。嘗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忠言奇謀。止呼萬
歲。四方因傳爲萬歲閣老。遺愁集

予曰。宜對以兩字尚書。

費文憲公宏。官侍郎。其兄爲太常少卿。公宴。以長少易
其位。劉瑾適過之云。費秀才以羊易牛。公啓云。趙中貴
指鹿爲馬。瑾怫然去。玉堂叢語

翰林院學士。惟一人。多或三五人。弘治壬戌秋。閣老洛
陽劉公健。因修會典成。欲得翰林。一時陞學士者十人。
時禮部尚書。已有六人。謝遷以在內閣。張昇爲禮部尚書。
鴻臚寺事。崔志端以禮部尚書。太常寺事。并南京爲六人。

崑山神樂觀道士。京師爲之語曰。禮部六尚書。一員其
老。翰林十學士。五箇白丁。一時盛傳以爲的對。且有機
警。蓋此五人。謂山西張。陝西楊。大興并某某。皆成化戊
戌閣老萬公安。以私意選爲庶吉士者。堯山堂外紀
手粟菴瑩。往謁楊南峯。適浴。闈者以告。不獲見。後南峯
答拜粟菴。亦以浴報稱。不見南峯。卽題所投刺曰。君
拜我洗浴。我來拜君君洗浴。君拜我時四月八。我
君時六月六。四月八日爲浴佛之辰。六月六日。吳俗
投猫犬於水中。全上

嘉靖中。京師縫人某姓者。擅名一時。所制長短寬窄
不稱身。嘗有御史令裁員領。跪請入臺年資。御史曰。

衣何用知此。曰。相公輩初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
衣當後短前長。在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
任久欲遷。內存冲挹。其容俯。衣當前短後長。不年
不能稱也。座右編

有皮匠得橫財造屋。求一鄉先生題扁。爲題曰。甲
堂。匠喜。不知像其皮刀錐子也。一優驟富。起屋。乞
有士人題曰。且堂。僕亦喜。不知優人作且者。開口
奴家也。不謂此裁。衣見識獨超。

都御史韓公雍。與夏公塤。飲。各出酒令。公欲一字內
大人。小人。復以諺語二句証之。曰。傘字有五人。下列
小人。上侍一大人。所謂有福之人。人服事。一

事人。夏云。爽字有五人。旁列衆小人。中藏一大人。

人前莫說人長短。始信人中更有人。畜德錄

崑山吳山人擴。字子克。嘗元日賦詩。奉懷分宜相公。

戲之曰。開歲第一日。懷中朝第一官。便吟到臘月三

日。豈能及我輩乎。列朝詩集

有一士人年老納二寵。托其友命名。友以忠娘孝娘

之。其人曰。忠孝誠美。然以名妾則非稱。友曰。有出處

當竭力。忠則盡命。稗史彙編

彭春菴七歲。從鄉父老入佛寺。不拜。寺僧強之不從。

叱之曰。彼佛裸跣不衣冠。我何拜爲。周文襄公在吳

好徜徉梵刹。見佛即拜。士夫笑之。文襄曰。論年齒亦

子。子行子心。十二。插菊寄笑。四

我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一拜。笑史

王磐號西樓。高郵人。李空同就醫京口。遇人故自矜重。元夕飲楊文襄。西樓短衣下坐。空同傲不為禮。西樓分賦得老人燈。應口而成云。形骸憔悴不堪描。還自心頭火未消。自分不知年老大。也隨兒女鬧元宵。空同心知其嘲。默然而罷。列朝詩集

袁十士景休字孟逸。吳人。侍御劉子威。以文章自負。母休每向人挾。其字句鈎棘。文義紕繆者。以為姍笑。子威怒。訴之於郡尉攝而笞之。景休仰而對曰。民寧更受笞數十。不能改口。舌。妄說劉侍御也。尉笑而遣之。全上

焦閣老方五黑耳長如驢。嘗謂西涯曰。君善相。頃一看。李久之乃曰。左相像馬尚書。右相像盧侍郎。馬與盧合乃一驢字。始知其戲。明虛編

丘文莊自製餅軟膩適口。托中官進上。食之佳。命司膳監效為之。不中式。俱被責。因請之丘。丘靳不以告。由是京師盛傳為閣老餅。笑史

子七齡侍先曾祖。則以狀元糕命對。予銜口而出曰。閣老餅。當時究未知餅之出處也。

一朝士麻臉鬚鬚。一朝士面歪而眇一目。眇士戲麻士云。麻臉鬚鬚。羊肚石倒栽蒲草。麻士答云。歪腮白眼。海螺杯斜嵌珍珠。眾為絕倒。又太倉陸孟昭為刑部郎中。

嘗往一朝士家。駕牛投刺。不書名。惟云東海釣鰲客。過其士歸見之。知其孟昭也。亦遺一帖云。西番進象人。其蓋孟昭黑面白齒。人皆嘲為象奴云。客座新開

嘗見雜錄中有題航船詩云。兩浙無車馬。乘船便當。渾身穿木屐。未死入棺材。退殼鑽蓬出。擬梭下堰來。淡相並處。爾籠我儂開。全上

萬曆庚辰。鼎元張懋修。相江陵子也。傳臘之日。公自中歸。方飲酒歡甚。忽傳兵部送緊急塘報。開函則內。簡云。侍生公論拜賀。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為。君特甚。公覽之大怒。亟索其人。已亡去矣。此四句。人以刺秦儉者。林居漫稿

夏少師當國時。江西士紳以生辰致賀。少師長身。諸公俯躬趨謁。高新鄭旁睨而笑。少師問其故。新鄭偶思韓昌黎鬪鷄詩。大鷄昂然來。小鷄竦而待。是以笑耳。京市語謂江西人為鷄。相與開堂而散。列朝詩義興儲遇一日過金沙。鄧孺孝鄧為言絕糧狀。因以數語自寬云。有口無糧不用愁。有糧無口正須憂。真。解得其中意。煩惱坑中好出頭。儲曰。某去年貧無。有口號。遂謂曰。西風吹雨聲索索。這雙大腿沒下落。忽來出榜在街頭。借與有袴人家著。坐客皆貧士。為之。閱。堯山堂外紀

雲間淡酒行香子詞。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道會買。

三觔。打開瓶後。滑辣光馨。教君霎時飲。霎時醉。霎時醒。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餅足。足三觔。君如不信。把新來稱。有一觔水。一觔土。一觔餅。客中悶集

蔣閑老冕。歷仕三朝。始告歸田里。肅宗慕其賢。使使三聘之不至。唐制詩一闕。須云。聞說江南一老牛。徵書聘下已三秋。主人有甚相虧汝。幾度加鞭不轉頭。冕稽首俯伏以對。詩云。老牛用力已多年。領破皮穿只愛眠。犁耙已休春雨足。主人何用苦加鞭。終不就。堯山堂外紀采石江頭。李太白墓在焉。往來詩人題詠殆遍。有客書一絕云。采石江邊一坏土。李白詩名耀千古。來的去的寫兩行。魯般門前掉大斧。蓬軒別記

內鄉縣李裴字子田。官翰林檢討。其弟名廕字襲美。久滯增廣生。裴遺書廕曰。爾今年增廣。明年增廣。不知增得幾多。廣得幾多。廕答書曰。爾今日檢討。明日檢討。知檢得甚麼。討得甚麼。賣飯錄

許公國與申公時行相約論一所公議。許曰。此纔午時未及申時行乎。申應曰。既以身許國。不得不爾。世說補編

一人盛談輪迴報應。甚無輕殺。凡一牛一豕。節作牛豕以償。至螻蟻亦罔不然。時許文穆曰。莫如殺人。衆問其故。曰。那一世責償。猶得化人也。解頤贅語應履平為德化令。滿考吏部試論。文優而貌不揚。不得

吾園寄所寄卷十二
列上。乃題詩都門前云。爲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鬚鬢
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極得硬綳綳。不書名姓更
呈家宰。曰。此必應知縣也。遂陞考功。全上
明神宗乙巳。考察京官。給事錢夢臯當外補。因出入閣
臣沈一貫門下。特旨畱用。時論藉藉。一日。棗中有布衣
在一貫坐。夢臯戲曰。昔之山人。爲山中閤人。今之山人
爲山外遊人。布衣答云。昔之給事。乃給黃門事。今之給
事。乃給相門事。一坐哈然。遺愁集
沈承。字君烈。嘗題魁星像贊云。吾怪爾形。爾何類乎。
精吾欽爾名。爾何主乎文明。豈從來方士之師。爾皆顯
之所脫化。抑當今科第之而孔。實爾之所鑿。戒曰。又何

以右手持筆。而左手持金。得毋謂讀書非此不行。噫。然
則吾將不得慰汝之靈乎。曰。尚有賴乎管城。後尤展成
有贊云。胡取乎筆。論文章。胡取乎斗。盛饑糲。胡取乎金。
通津梁。有筆無斗。則伯夷餓於首陽。有筆無金。則子真
困於臧倉。公曰。兼之。然奚爲魁而不元也。豈筆之不夏
與。抑斗之不石。金之不黃。噫。嘻。今之魁星。蓋有之矣。昔
古之魁星。但見天漢之光芒。江都張天民以尤贊未老
也。爲足之云。胡爲乎筆。抄文章。胡爲乎斗。糴廩糧。胡爲
乎金。通科場。一足反踢。豈將屈膝乞憐。與得短中取長
一足踞鰲之脊梁。豈將渡江涉海。伺候要津之道傍。則
讀之者更覺浹汗。肅虹筆記

陳眉公負肥遯重名。湯公若士知其人。素輕之。不與浹。合。太倉王相國喪。湯公往吊。陳代陪賓。湯大聲曰。吾以爲陳山人。當在山之巔。水之涯。各可聞而面不可見者。而今乃在此會耶。陳慚赧無地。懷秋集

江陰張畏巖。甲午鄉試不中。大罵試官。傍有道者笑曰。還是相公文不佳。張叱曰。野道烏知之道者曰。文貴心和氣平。相公心氣如此。又安得佳。張不覺屈服。客中集

近時俗學。皆尚三蘓文字。不復知有唐文矣。况秦漢乎。故不拘大小試卷。主司大率批曰。宛然蘓子口氣。或曰。浚得蘓氏家法。卽中式矣。有一士子素不喜眉山文集。

者。乃笑曰。衆人皆有蘓子倚靠。偏我獨無蘓子。可使喚耶。於是論策中。嘗引證曰。蘓子有言。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又云。蘓子嘗曰。良醫不能救無命。疆梁不能與天爭。仲尼棲棲。墨子皇皇。憂人之甚也。又云。此蘓氏所謂察微慮澁。慎在未形者也。亦漫然批其旁曰。此子固嘗留心於三蘓者。但未純熟耳。此生見而大笑。作詩嘲之云。曾見東坡面目無。試官驚得震蘓蘓。分明指與平川路。一箇佳人兩丈夫。一時傳誦。殊不知始之蘓子。乃史記之蘓秦也。繼之蘓子。乃漢書蘓竟也。終之蘓氏。乃竇滔之妻蘓蕙也。今不論秦漢。不分男女。一槩以老泉東坡頴濱當之。不成笑柄哉。全上

有孝廉爲京官。顏以文獻世家於門。一夕人以紙糊其
兩頭。字曰。獻世。孝廉怒。命僕罵於市。又一夕。糊其文字
上一點。曰。又獻世。孝廉怒。罵如前。則再糊其家字上一
點。曰。獻世家。賈飯錄

方丈往持。命沙彌買犬肉歸。值師秉拂上堂。沙彌不便
顯言。乃取坐具。展拜。曰。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
工夫。請師道着。師曰。鑊湯爐炭。始得。沙彌素知師吝。復
進曰。金剛三十二分。未審某甲有分也無。師曰。茫茫一
片。西江水。不許漁人下釣鉤。彌曰。如是某則告白大眾
去也。師罔措。良久。曰。只待夜深人靜後。和盤托出大家
餐。拄杖下座。西華外集

益都趙秉忠。登狀元及第。青州府縣有公宴。值大雪。水
公題咏。公曰。請辭之。道曰。剪碎鵝毛空中舞。府曰。山南
山北不見土。縣曰。琉璃碧瓦變成銀。公曰。麴糶糊了
州府。左右莫不匿笑。梅窗小史

聞有先朝鉅公。惑志一姬。致夙望頓減。姬問之曰。公
胡我悅。曰。以其貌如玉而髮可以鑑也。然則姬亦有辨
悅乎。曰。有之。卽悅公之髮如玉而貌可以鑑耳。又嘗遊
虎丘。其爲衣去領而潤袖。一士前揖。問何也。鉅公曰。去
領。去衣。潤袖者。吾習於先朝矣。聊以爲便耳。士

可謂兩朝領袖矣。莊海堂文集

泮於督學者未久。手書十册送之。

學重其筆墨。召下榻諸賓。臨焉。翻第十册。乃作一屋。舉一人。几上有筆筒。插扇。扇摺露字一行。乃萬物靜觀。自得句。督學閱之色變。諸賓哄堂。楊鄉集

一高僧乞太老一詩。大老贊之云。一夕靈光透太虛。化身人去復何如。愁來不用心頭火。煉得凡心一點無。後一宦遊者見之。笑曰。此死禿二字也。然其語實得靜時真訣。直可驗諸存想不謬也。休邑南鄉三溪。俗譏其村人爲牛。有初入泮者。溪西俞姓。以綠帳迎之。其旗上聯云。頭角崢嶸。異日必爲天下宰。羽毛豐滿。今年守見月中人。亦巧於誇人者。肅軒筆記

東坡在翰林日。春宴同官席。印亦落其詞。生家。

系行。令。上以二。王荆公還令云。來似。三。難似。易似。難。執手臨岐。話別間。佛印還令云。悲似。云。有似無。仙子乘風遊太虛。無似有。柳水分明月在手。云升還。令云。貧似富。猶木滿船金玉渡。富似貧。石崇奪得散衣行。又一客云。重似輕。萬斛雲帆一霎經。輕似重。柳絮紛紛鋪畫棟。秋山碎錦

奇笑通

奇園偶集汪紫滄云。閒似忙。栽花種竹促開塘。忙似
閒。斛水栽秧唱采蘭。余云。來似去。十年歸客追離語。
去似來。九月秋陽拭汗腮。紫滄又云。動似靜。手提金
縷行無影。靜似動。鏡映玉樓花自弄。余又云。難似易。
髮壓雙眉登上第。易似難。酒到朱唇閣盞盤。紫滄又
云。悲似樂。牽機剪繡渾身著。樂似悲。看劇傷心兩淚
垂。余又云。有似無。富兒辭借假齋。無似有。騙子粧
腔誇大口。紫滄又云。貧似富。丁夫喚運金銀庫。富似
貧。名築僑裝雞犬村。余又云。重似輕。手擎寶鼎任縱
橫。輕似重。雲壓花枝長拒送。

紫滄

奇園偶集

